

从沉睡中惊醒的 神秘怪蛇



撰文·供图 陈远辉

怎么也没有想到，年近花甲之年的我竟然与蛇共舞了30年。更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偏远大山中的一个小小医生，后来竟因一种神秘怪蛇的偶然发现而出了名。

这是种什么样的神秘怪蛇？这是一种古老而充满剧毒的蛇，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大型毒蛇。这个在湖南省宜章境内的莽山不

知沉睡了多少年的远古蛇种，在它还没有彻底灭绝之前终于被惊醒。它那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人们才有幸真正见到了它那既美丽又恐怖的面孔。

在世人的高度关注下，这种蛇走出了莽山，走出了湖南，走向了世界。这种蛇就是1990年才被生物界命名的莽山烙铁头蛇。

莽山烙铁头蛇的发现虽然纯属偶然，可那漫长的发现过程、曲折般离奇的经历却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奇怪的咬伤

我是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医

生,1983年从郴州市来到了边远偏僻贫穷的莽山,并在这里的职工医院当医生。由于我在郴州时是在一个蛇伤防治研究所从事蛇伤蛇药的研究防治工作,因此来莽山后,深山里的毒蛇咬伤病人几乎都会找到我进行救治。

1984年10月20日的那天半夜3点钟左右,也就是我从郴州市调到莽山工作的第2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位被毒蛇咬伤后生命垂危的肖姓老工人被送到了我的眼前。

患者整个左手弥漫性肿胀得像个大馒头,肿胀已漫延至患者左胸部,并出现了大面积的瘀斑,左手背可见三个呈“ ”状的毒牙痕,毒牙痕内的黄色血水正不断地外渗。处于朦胧状态的患者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我仔细测量了伤者左手两个主要毒牙痕之间的距离,竟宽达3.5厘米。不由得心中一惊,这应该是被一条大型毒蛇咬伤才会有这么宽的毒牙痕。结合伤肢肿痛、局部和全身出血不止等症状,根据我平时的经验,认为只有五步蛇咬伤才可能有这些症状。

五步蛇因其吻部尖尖的有点上翘呈鹰嘴状,故又称尖吻蝮。其外表黄褐色,背部花纹正看呈方块型,侧看呈三角形。但患者说他自己认识五步蛇,可以肯定不是五步蛇。他告诉我说:他是被一种当地人称“罕蛇”的白尾巴蛇咬伤的,咬他的这种蛇虽然粗

壮似啤酒瓶这点特征与五步蛇相似,但“罕蛇”背上的花纹为草绿色,尾巴是乳白色,完全与五步蛇不同。根据中毒症状和患者描述的形态特征,我也排除了眼镜王蛇和竹叶青。

那么,这种当地人称的“罕蛇”是什么蛇呢?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叫这个名字的大毒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一种白尾巴的大型剧毒蛇。查遍了手头积累的所有蛇类资料,仔细地搜索着我所掌握的有关各种蛇类的知识,也查不着有关这种毒蛇的记载。

那时,由于在郴州地区蛇伤研究所积累的功底,我几乎是治一个好一个。我已有治愈300余例毒蛇咬伤病人的治疗经验,湘南地区常见的五步蛇咬伤一般7~10天左右也能控制主要症状。

可这次治这种不知名的“怪蛇”咬伤却难到了我,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绞尽脑汁用了种种我所知的特效蛇药和祖传秘方。医了一个多月才将这个病人救治过来。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莽山保护区内为什么生存着这么一种大型的毒蛇没有被记载过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蛇呢?忽然间,我异想天开地意识到,咬伤这个病人的怪蛇难道是一种生物界从来都没有记载过的新蛇种?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利用工作之余,经常跋山涉水,穿山越岭,下工区、进瑶寨开始了对这种蛇的调查、采访和追踪。

谁知这一追就追了5年才真正见到了这种怪蛇的庐山真面目。

莽山烙铁头蛇3号及幼蛇





莽山烙铁头蛇的栖息地探险，右为作者，拍摄于2007年

追踪传说中的小青龙

莽山地处湘粤交界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境内，这里山峦叠嶂，溪河纵横，林海茫茫，保存着我国东南部和世界湿润亚热带最具代表性的一块原始天然常绿阔叶林。这里有高等植物2700余种，脊椎动物30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3种，重点保护的植物16种，享有“湖南最大的生物基因库”之称。

莽山还由于发现的50余种蛇类占中国蛇类种数的1/4，被誉为“蛇类王国”。传说这里曾是大蟒蛇的天下，所以人们曾叫这里

为“蟒山”，叫得久了，后人觉得“蟒”字怪吓人的，就去“虫”留“莽”，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莽山”之称。

山里以瑶人居多，在瑶寨内老一代瑶胞们流传的最骇人听闻的传说莫过于“小青龙”的传说。以前的瑶人把山中一种体型巨大的毒蛇“白尾蛇”称为“罕蛇”，这“罕蛇”个体之大，令人咋舌。因其全身通绿，只尾巴一节为白色，所以古瑶人尊称它为“小青龙”或“大青蛇”，也有人称其为“头蛇”，意为众蛇之头领。

传说中，这种“怪蛇”是万万打不得的，否则将会有灾难降临，

于是，在传说之中平添上几分敬畏，人们进山后见到这种蛇都会远远避开或绕道而行。这种“怪蛇”之所以在地球上能以其脆弱的种群和稀少的数量还生存在莽山这块土地之上，除了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之外，还与瑶胞们的敬畏有关。

难道咬伤这位老工人的毒蛇就是这种神秘的怪蛇？

于是，从1984年冬开始，我就一直在追踪这种神秘的怪蛇，有几次差点就找到它了，但因种种原因都与之失之交臂。直到5年后的198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获得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人



当地瑶民的头巾上绣有蛇鳞的花纹 摄影 / 陈远辉

在海拔800米的保护区内抓到了两条特大的毒蛇和一窝小蛇共23条,正在准备找买主出卖。闻讯后我立即赶了过去。

当两条浑身被覆着草绿色花纹的特大毒蛇摆在我面前时,欣喜若狂的我差点惊呆了。这难道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神秘的“怪蛇”?这难道就是我苦苦追寻了5年的“白尾小青龙”?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可是我从未见过的巨型毒蛇呀!成蛇长2.05米,重3公斤;头有小孩拳头大,状如家庭烫熨衣服的烙铁,呈典型三角形;蛇体布满草绿色鳞片,并有规律地

夹杂着不规则的黑色网纹鳞片;蛇体比啤酒瓶还粗,鳞片像一片片的枯树叶,最明显的特征是尾巴有一节约8~10厘米的乳白色鳞片。难怪有人称它为“白尾蛇”。

那同时捕获的21条小蛇异常灵活,外形与大蛇一模一样。

我一边观察着“怪蛇”的外貌特征,一边搜索着我的记忆,各种有关蛇的资料像电视画面似的从我大脑中一一闪过。《中国蛇类彩色图谱》中没有这种蛇的记载,《中国的毒蛇及蛇伤防治》一书也没有记载,相关资料中确实没有这种蛇的记载。反正中国当时已发现的49种(也有资料

称47种)毒蛇中没有这种毒蛇的记载。

至此,我已经初步肯定这种“白尾怪蛇”是一个生物界从未记载的“新蛇种”。

见我对这“白尾怪蛇”很感兴趣,听说还可能是新蛇种,原本只打算卖400元的蛇,一下子被蛇贩哄抬到1200元。

捕蛇人扬言:“谁给钱就卖给谁,谁先给钱就先卖给谁。”当时,已经有蛇贩子在等着买蛇。眼看我追踪了5年的“白尾怪蛇”就要落人蛇贩之手,直急得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怎么办?蛇贩一旦买走就不知又要过多少年才

会重新见到这种蛇,更重要的是,失去这种蛇的标本后,则无法作进一步的鉴定。

一咬牙,我决定从家中积攒多年准备购冰箱的钱中拿出部分来购蛇。经过一番讨价,仍以400元成交,要知道,我当时的月工资才刚从100元加到180元。

这种怪蛇大得令专家都大吃一惊

虽然我初步肯定这是一个新蛇种,但仅凭我这个大山之中的小小医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发现了一个新蛇种,是没有人相信的,也许还会认为我是个疯子。

果然就有一些专家笑我,说道:“凭你这个样子还能发现什么新蛇种?别笑掉人家的大牙才怪。知道吗,有多少的外国专家到过莽山?又有多少的大专院校学者到过莽山?其中还有很多是蛇类方面的专家到过莽山考察,都没有发现说这是个新蛇种,你能发现什么?不要弄出什么笑话来。这是那些专家们的事,你还是回去好好当你的医生吧!”

但是,我没有听他们的劝告,凭着这几年的研究和资料搜集,我坚信这种蛇就是一个新蛇种。我想,我必须得到更权威的认定。

不久以后的一天,那是1989



当地瑶民家门上的双胞胎蛇 摄影/陈远辉

年11月17日的晚上,远在四川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赵尔宓先生刚吃完晚饭,正打上一盆洗脸水,边洗脸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赵尔宓先生是国内外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著名权威。他还是国家环境和野生动物监测中心的高级专家顾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两爬学科的院士。

“在湖南省的莽山自然保护区发现一种罕见的大型剧毒蛇……初步认为这种白尾巴的绿色大毒蛇有可能是一个新蛇种,目前有关研究正在进行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在播放有关“白尾怪蛇”的新闻。

屏幕上,两条白尾巴的绿色大毒蛇从荧屏上闪出。赵尔宓先

生听到了这条简讯后,立即停住了洗脸,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盯住荧屏,足足看完了这条新闻后才继续洗脸。

这应该是一个新蛇种,对蛇类研究颇深的赵尔宓先生,立即扔下手中的毛巾,迅速抓起一支铅笔,飞快地记下了:湖南郴州莽山。他并立即设法与我联系上了。

“一定要保存好这种蛇的标本……”一封加急电报载着赵先生的欣喜和期盼,于1989年11月22日终于飞到我手中。

“尽快送到成都生物研究所作进一步鉴定……”5天后,又一封快件从成都飞到莽山。

从此,这位老专家与我在不断的通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了好朋友。

当两条巨型“白尾蛇”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一块草坪上放出来时,赵尔宓先生不由自主地连声惊呼:“真大!真大!这蛇真大!”

他对我说:“烙铁头蛇属目前有30多个种类,没有一种蛇和这种蛇相同,国内还没有发现过如此大的烙铁头蛇属的蛇种。”

看了一眼正在草地上缓缓爬动的蛇后他又对我说:“这是我生平看到过的烙铁头属中最大的一种蛇。”

看到赵教授高兴欣喜的劲儿,看到两条大蛇标本能顺利送到成都进行鉴定,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松弛下来。回想起连续两次的成都千里送蛇经过和旅途的艰辛及惊险,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怪蛇终于走出了莽山

从湖南郴州到成都,那时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第一次送两条小蛇去成都时,不但没有购到卧铺票,连站都很困难。车厢内十分拥挤,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一站就站了24个小时仍无座位。

十分疲惫的我,既要保管好蛇标本,以免被拥挤的人流撞倒后蛇出伤人,又担心车上的扒手在我疲劳时顺手牵羊偷走装蛇的桶。何况刚上车不久即被扒手光顾过一次的我,更是百倍警惕。



怪蛇就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 摄影/陈远辉

第二天深夜时,站了20多个小时的我渐渐地觉得快要支持不住了,并出现头晕恶心,周身沁出阵阵冷汗。这时我想,我倒下去不要紧,蛇可不能丢。

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拦住了从过道上走过来的列车长。

“什么?你竟敢带活蛇上车?真是乱弹琴。前面一站给我立即下车!”列车长大吃一惊,惺松的双眼立即睁得大大的,十分气愤地朝我怒吼着。

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听,态度十分强硬:“要不然,你给我把蛇从车窗上扔出去,我就不赶你下车。”

那时,急得我真想哭,怎么办?我差点跪了下来。我一边掏出有关证件,一边说:“你这么做,

我吃点苦不要紧,可这是一个新蛇种呀!这国宝级的蛇如果在途中出现差错,将会造成重大损失,你将我在中途赶下火车,不等于把国宝往火坑里推吗?”

列车长不吭声了,也许我的哀求和执着起了作用,他终于懂了我千里送蛇的含义和苦衷,他摇了摇头:“真拿你没办法。”

在我保证不出问题,保证对蛇标本进行专门的看护后,他终于不再逼我下车,并把我带到了卧铺车厢,破例指了指卧铺车厢上的边坐说:“卧铺已满员,你就老老实实呆在这座位上。”临走时,列车长又用食指戳了戳我的额头:“你给我老老实实看好你的宝贝,不要出差错,否则我拿你是问,一到成都你给我立即



虎视眈眈的莽山烙铁头蛇



怪蛇的白尾巴 摄影 / 陈远辉



2010年，作者在莽山无人区科考

下车。”

就这样，我提心吊胆地在列车上过了两天三夜，终于到达成都。

这次，是我第二次送大蛇到

成都让赵尔宓先生作进一步鉴定，虽然是个大铁笼又是装的大毒蛇，但我都设法带上了车，并避开了车上的例行检查，并侥幸安全送到。为莽山“白尾怪蛇”的鉴

定奠定了基础。

经赵尔宓先生的仔细研究和鉴别。确认这种罕见的“白尾怪蛇”是蛇亚目蝰科蝮亚科烙铁头蛇属未经记载的一个新蛇种。并



由赵尔宓先生和我联名于1990年在第1期《四川动物》杂志首次公布了这一发现,将其命名为“莽山烙铁头蛇”。

1990年春,这种千百年来

只沉睡在莽山原始森林中的“白尾怪蛇”终于被惊醒,走出了深山,从此有了正式的学名,获得了生物学术界的认可。

作者简介

陈远辉,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蛇馆。

(责编 王华 李瑄)